

DOI: 10.13703/j.0255-2930.2017.06.029

中图分类号: R 229 文献标志码: B

从眩晕反应谈晕针取效*

华金双

(河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郑州 450008)

眩晕反应是中医在审证求因、辨证施治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客观现象,是人体阳气得汤药或针灸之助,邪正剧烈相争而出现一时性症状加剧的特有的逆病势、循捷径而奏效的表现。尽管晕针在现代被认为属于针刺异常情况之一,然而针灸临床中有时却会出现患者晕针后反而疗效增加或使某些慢性顽固性疾病获得意想不到的满意疗效,其与眩晕反应似有相通之处。笔者以眩晕反应为切入点,对晕针与临床疗效的关系做初步探讨。

1 眩晕反应

1.1 眩晕的含义

眩晕一词,《说文解字》曰:“暝,翕目也”“眩,目无常主也”。其本义是指疾病过程中所出现的头昏目眩、眼睛不能睁开的临床症状。《尚书·说命》中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眩的词意逐渐被引申为治疗过程中的一种药物反应现象,瞑眩现象预示着疾病向好的方面转化。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汤本求真指出:“瞑眩者,不过为药剂之反应现象,其症状为一时性,片刻后此等症候固即消灭,而本病亦脱然痊愈矣。”纪开东^[1]提出瞑眩是在采用各种疗法的治疗过程中,所出现的一时性、没有预料到的各种不快症状,随之之后出现主体疾病的好转或痊愈者,并将此称为“正反应现象”,以区别于药物中毒或不良作用。《伤寒杂病论》中已有 20 余条有关瞑眩反应的记载,涉及的方剂约 10 首。瞑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烦、目瞑、眩冒、郁冒、衄血、下利、汗出、战汗、身如痹、躁烦不知痛处、奄然发狂等。有学者^[2]认为瞑眩反应发生主要和正气振奋与病邪速溃两方面有关:一方面在邪正相持过程中,正气突然“藉有力药剂之援助,奋然蹶起,而欲驱逐病毒作用之反照也”;另一方面病邪为药力所攻,无处容身,夺径外遁。总之瞑眩反应是人体或借助于自身正气的恢复或借助于药力,背水一战,正气振奋和病邪速溃的结果^[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河南邵氏针灸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2012]228 号;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5 A 360023;河南中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5 JX 21
作者:华金双(1974-),女,副教授。研究方向:针灸防治神经系统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E-mail: hjs2002@126.com

临床上眩晕的发生很难预料,又恰似疾病加剧或药物反应,没有经验的医生常常以为药不对症,急忙改弦易辙,换方易药,患者也会惶恐不安,或对医者多加指责。正如陈修园所感叹“余自行医以来,每遇将死证,必以大药救之。忽而发烦下利,病家怨而更医,医家亦诋前医之误,以搔不着痒之药居功,余反因热肠受谤。看来后世医家大多已不知有瞑眩反应,何况病家乎?”^[4]瞑眩反应与用药失误或药物不良反应的主要鉴别点在于:瞑眩反应发生时,原病痛症状突然加剧或者出现其他不适反应,但生命体征一般较平稳,在短时间内不适消失后,病势趋于好转,病情减轻,如继续服药,则病情明显好转,甚至痊愈^[5]。瞑眩反应具有突然性、短暂性、激剧性、反应消失病退性等特点。而用药失误出现不良反应时则原有症状加剧,若继续服药,则病情更重,且有明显的异常症状或中毒反应。

1.2 瞑眩与疗效的关系

瞑眩发生时多来疾去速,具有突然性和短暂性的特点,仅有少数可达数日以上。症状表现多种多样,如本为止痛,服药后反而痛剧,数日后豁然清爽者;有本欲降逆止呕,服药后呕吐更甚,须臾吐止,欣然进食者;有服大承气汤后不下反得利尿而愈者……。总之瞑眩现象发生后,其病均能迅速好转或脱然而愈^[3]。一般认为,瞑眩反应愈激烈者,好转也愈迅速、愈彻底。正如岳美中先生所言“深痼之疾,服药中病则瞑眩,瞑眩愈剧,奏效愈宏。”

瞑眩不只是药物的反应现象,而是包括针灸等其他疗法在内的治疗过程中的一种反应现象。服用中药后出现瞑眩反应,临床虽然不多见,但时有个案报道,被认为是一种获得临床捷效的有效方法。而针灸治疗过程中的所谓瞑眩反应却鲜少提及。

2 晕针取效

晕针一词最早见于《金针赋》“其或晕针者,神气虚也……”,然早在《针灸甲乙经·奇邪血络第十四》中就有由于气虚而致晕针的记载:“刺血络而仆者,何也?……曰:脉气甚而血虚者,刺之则脱气,脱气则仆……”。

2.1 晕针的含义

晕针是在针刺过程中病人发生的晕厥现象。主要

由于患者体质虚弱或医生针刺时手法过重所致,表现为患者突然出现精神疲倦,头晕目眩,面色苍白,恶心欲吐,多汗,心慌,四肢发冷,血压下降,脉象沉细。若处置及时得当,对患者并无大的损害。现代医学认为晕针属于血管迷走性晕厥,与短暂性脑供血障碍有关。在目前的《针灸学》教材中,晕针被列为针刺异常情况的首位。一谈到晕针,医生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预防晕针以及晕针后如何救治。显而易见,晕针是不被希望发生的。然而临床上有时却会出现病人晕针后反而疗效增加或使某些慢性顽固性疾病获得意想不到的满意疗效。这种现象多次发生,预示着绝非偶然,逐渐引起了针灸界人士的重视和思考,故有“十针不如一晕”的说法。

2.2 晕针与疗效的关系

晕针与疗效关系的报道较少,这可能是由于多数病人晕针后病证、病情均没有变化所致。20 世纪 80 年代有人报道了部分患者因晕针而获良效的案例,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十针不如一晕”之说是临床依据的。金观源^[6]观察 31 例晕针患者,其中晕针后获得显著效果者 10 例,多数以“疼痛”为主症的患者仅一次而愈。冯罡^[7]报道了晕针后反收奇效的 4 例颈椎病、上颌窦炎、头痛、膈肌痉挛患者,在针刺过程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晕针现象,然晕针后患者最以为苦的疼痛、嗅觉减退、呃逆等症均豁然而愈。陈斟^[8]总结了 36 例晕针患者,其中 11 例晕针后疾病痊愈,认为“脾气郁结,头痛头昏的情志性患者”晕针后容易痊愈,其中风池穴晕针后痊愈的几率最高,也许和此穴能调节局部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功能有关。贺君等^[9-10]对晕针后疗效提高的 32 例患者在年龄、疾病种类、病情、病程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分析、总结,发现晕针后患者症状明显改善或治愈的疾病,多为慢性疼痛性疾病,且多伴有不同程度的局部炎性病变,如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等居多。认为晕针后疗效提高的多为痛证及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的患者。

2.3 晕针取效之机理

对晕针后获效的机理,清代李守先的《针灸易学》记载:“然晕针者,必获大效,以血气交泰之故。俗云针不伤人,此之谓也。”即针刺之时机体处于气血不平衡的状态,当晕针发生引起经络中气血运行重新获得和调,使体内气血达到平衡,而机体此时处于应激状态,既表现出晕针现象,同时又达到了治疗疾病的目的^[11]。伴有晕针的疾病的好转,可能与应激源(针刺)与体内适应反应之间的对抗上升到一个新的稳态,机体的适应及对抗疾病的能力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有关^[9]。孔繁鑫等^[12]认为针刺治疗中只有有效刺激才能产生疗效,而有效刺激中包括了恶性刺激,这种恶性刺激是指超过了被治疗个体的耐受能力,产生了晕针,但也有可能取得治疗效果。因为当晕针发生时,体内副交感神经系统

过度调控,如果交感神经系统同时作出相应调整,便有可能出现既有晕针现象,又会产生治疗效果的情况。金观源认为晕针后疗效较为显著的疾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疼痛性疾病,另一类是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性疾病。针刺可以调节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而晕针时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改变最为显著,从而针刺的作用也能更充分发挥,临床症状得到改善。吴新贵等^[13]也认为晕针后疗效提高在于晕针使神经系统受到较大的刺激,从而使紊乱的自主神经系统得到调整。朱链^[14]认为针刺过程中患者感觉过强、体位不当、心情紧张等因素,都能成为不良刺激,使神经的高级中枢产生保护性抑制。此过程中,对原有疾病产生良好的作用,当保护性抑制解除以后,原有疾病即好转或消失。

3 小结

晕针虽被认为是针刺异常情况之一,但对于部分因晕针而获良效的病人来说,这是否属于针刺过程中的瞑眩反应尚未可知,笔者亦不敢妄下结论,但瞑眩反应是客观存在的,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它的研究。尽管临床上部分病人晕针后可获得奇效,服药后出现瞑眩反应而病愈,但其出现均不可预测和复制,其症状反应又令人不快,且为获奇效而有意诱发晕针以疗疾亦不可取,故深入研究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然晕针取效绝非临床常态,什么样的病人晕针后会获效?是否和病情、病证、体质、针刺手法、刺激量等密切相关?其治疗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纪开东. 论“瞑眩”[J].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89(1): 8-10.
- [2] 汤本求真. 皇汉医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26.
- [3] 高飞. 谈谈瞑眩[J]. 山东中医杂志, 1982(1): 1-4.
- [4] 林惠光. 陈修园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88: 444.
- [5] 阳宏伟. 瞑眩反应的临床规律探讨[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3.
- [6] 金观源. 晕针 31 例分析[J]. 江西中医药, 1981(2): 62-64.
- [7] 冯罡. 晕针后反收奇效[J]. 中国针灸, 2011, 31(9): 790.
- [8] 陈斟. 晕针痊愈的机制探讨和疗效分析[J]. 上海针灸杂志, 1996, 15(3): 87-88.
- [9] 贺君, 唐庆芬, 庄礼兴. 晕针疗效的分析及机理初探[J]. 中国针灸, 2004, 24(8): 553-554.
- [10] 贺君, 唐庆芬. 晕针疗效的临床分析及机理初探[J]. 针灸临床杂志, 2004, 20(7): 45-46.
- [11] 赖秀棉, 苏丽金, 黄彩妹. 针灸晕针原因探讨与护理对策[J].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2011, 33(3): 403-404.
- [12] 孔繁鑫, 金娣. 新角度, 新思路——从“晕针”本质初探针刺治疗产生疗效的作用途径[J]. 针灸临床杂志, 2003, 19(8): 9-10.
- [13] 吴新贵, 李红. 晕针后疗效提高的临床分析及机理探讨[J]. 广西中医药, 1998, 21(3): 35-36.
- [14] 朱链. 新针灸学[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 46-47.

(收稿日期: 2016-08-25, 编辑: 郭盛楠)